

## 散文獎、小品文獎初審會議側記

記錄◎董柏廷

劉梓潔認為，今年散文作品中有三分之一以家庭、生老病死、或上一代的糾葛為主題，但無亮眼之作，特別的是，「很多航海（行船人）系列的文章，其中有一篇將菲律賓漁船事件描寫得很不錯，但親情寫作似乎已經走到一個瓶頸，創作者應思考如何突破與創新。」

徐國能指出，「寫作者大致呈金字塔形分布：最多的是有一點寫作熱情，但不是很有寫作經驗者；第二層，是年紀較輕、持續創作的寫手，往往會在這之中發現一點吸引人的靈光；最上面那端，是能自如操控題材、完整融會技巧與思想者。此屆作品的確有許多親情題材、與海有關的意象，除此之外，有一篇寫原住民女性成長經驗的作品，是近幾年原住民民書寫裡，最讓我耳目一新的。」

王盛弘表示，除親情主題，今年也看到相當多的「本土題材」——如鄉土文學、地方志、陣頭，「另有一篇寫夏季水果，將很簡單的題材發揮得很好。」整體而言，他認為今年是評審六次以來稍微偏弱的一次，「因往年都會有使人驚喜的作品，但今年卻未見到。挑選作品時其實很焦慮，我這一組共八十四篇，但在看前面四十篇時，根本一篇也選不出來，幸好還有兩篇書寫同志題材的處理得不錯。其中一篇關於女同志，可以讀得出來作者是非寫不可的。」

蔡昀臻接著說道，「正如王盛弘所言，台灣主題似乎變成一個很『政治正確』的方向，今年讀到許多關於鄉村、漁船、離島、以及陣頭的作品，相較往年，則常見『弱勢書寫』，今年反而少些，倒

是台灣主題、小旅行居多，但若收攏在旅行的範疇下來看，又會發現今年較無異國旅行的作品。此外，有些對生活細節描述的作品，雖不是龐大題材，但在敘述時卻能營造出不錯的氛圍與質感。」

劉叔慧表示，今年的稿件是歷年來最少的一屆，也是她看過水準最差強人意的一屆，「大概可區分成兩個主題：一類是『孝子賢孫』，懷念阿公阿嬤爸爸媽媽；另一類屬『青春流水帳／成長紀錄篇』，但卻過於陳腔濫調、缺乏新意，排除這兩類主題的作品，反而少得像芝麻餅上掉下來的芝麻。」談到選文標準，她如是說明：「唯一較喜歡的作品，雖然剛好也是寫阿嬤題材，但行文間用一種幽默嘲諷的方式，寫出對阿嬤晚年生活乃至老病死的觀察。」

凌性傑認為：「今年參賽作品表現平平，書寫親情又往往會兼及對疾病的討論，飲食主題的創作也幾乎沒有，若說散文要能反映日常生活，那這次的作品對日常生活的處理普遍偏弱，且似乎都在比可憐、看誰病得比較重。還有不少是精神病患式的書寫，但其書寫方式無法喚起同情，反而令人感到害怕。此外，有些篇章喜歡將對話以閩南語呈現，但所用的閩南語形式完全是自創語彙，無法理解，而敘述方式也缺乏讓人想再次重讀的魅力。」

羅珊珊提及：「這一次評選作品時，確實有選不出來的焦慮，但比較難得的是，我這組沒有那麼多關注死亡與親情的題材，反倒有許多感覺年紀很輕的投稿者參賽，書寫到關於青春的部分，常會看見喃喃自語的痕跡。」

李時雍觀察到，「就這屆參賽作品來看，感覺整體寫作情況似乎正面臨一個轉折，前兩年多是討

論新的媒介與人際關係，到了今年卻又回到日常書寫，其中包括空間、城市、物件，以及人物等，而這樣的書寫模式又因媒介的轉換後，變得更日常化與生活化，文學濃度反而變得稀薄。」由此，他表達對散文與小品文的綜合看法：「本屆小品文獎參賽作，無論在題材的廣度或層次感上，都較散文獎作品來得好。散文必須經營一個戲劇性的效果，很容易就靠向極端經驗，而小品文有較大的彈性與空間去處理日常，因此文學性的構成也較散文容易些。雖然這並非新的寫作型態，但在這樣的轉折過程中，我一方面覺得非常特殊的作品尚未出現，另一方面，又隱約感覺寫作者似乎正朝向一個新的方向前去。」

羅珊珊說：「整體而言，小品文的水準較散文好，沒那麼多關於老年與死亡的作品，甚至有較特殊的題材出現，譬如，有作品以魔幻筆法創作，但又不曾讓人感覺是以極短篇參賽，是一種都會感強烈的魔幻寫實風格。」

凌性傑談道，「要將一千字的小品文設計完善的確不容易，就取材而言，今年小品文比散文豐富、精采許多，然而，有些參賽者卻很明顯地缺少『對比賽的敬意』，而犯下大忌。『對比賽的敬意』即是交稿前反覆檢查，注意有無錯字，版面印刷出來是否乾淨漂亮。」

劉叔慧表示，「小品文的篇幅短，所以不太有犯錯空間，大致上，就是寫得好與不好。與散文相比之下，閱讀起來的確愉快一些，只是極優秀的作品似乎沒有很多，但還是能選出佳作來。」

蔡昀臻指出，「以親情為主的作品常會流於陳腔濫調，但若能抓準一個看似微不足道的點妥善發

揮，便能打動人心。例如有一篇談到他的爸爸是吳念真的同學，光主題就很特別，而且吸引人，文字也頗具台式幽默，通常像這樣的作品便會使人產生深刻印象。」

王盛弘感覺今年的小品文依舊無太大驚喜，「大部分作品都描述生活小故事，雖文字誠懇，但卻都不脫溫情、甚至趨向悲情的風格，因此具幽默感的作品便很容易突圍。」接著，談到自己的期待，他說：「大多數作品都還是在『講故事』，較少如傳統明清小品的文章，很希望能夠看到抒情詠物的情調出現。」

徐國能直言，「小品文會不會寫，以及技巧掌握是否精準，都很容易被區別出來。其實只要有一個點能勾住讀者，就算篇幅短，也已足夠。我還是有點擺盪在小品文到底是短篇散文，還是該像極短篇那樣，會讓人讀出詭異的小故事？就此次作品來看，題材多元，能看見社會中形形色色的人生，就文學立場來講，小品文對整個社會的穿透力及表現力比散文更豐富。」

劉梓潔表示，「往年擔任小品文及散文初審時，常有篤定會得獎的作品，但今年卻沒有這種預感，頂多是基本功不錯、結構工整，但分數差不多八十分上下的作品。小品文的好與壞其實很容易區分，但若要从這次的好作品中再挑出更優秀者，就沒那麼容易了。」

## 散文獎、小品文獎複審會議側記

記錄◎董柏廷

蔡逸君表示，今年無論散文或小品文，受到時代氛圍影響很大，但若要以文學與時代相對應，似乎又缺少「能力」及「能量」，「僅是探索個人處境的小敘述。」他思索，「不曉得是寫作者有力量——不願再多說什麼去對應這個時代，還是有心無力——缺乏沉澱後再訴諸文字以對應時代的力量？這並非強調文章一定要有足夠的社會性去支撐，只是，創作者在立定寫作方向時，應該有想追求、或想達到的目的，而不是把很立即、情緒的反應，未經消化沉澱就直接表達出來。我們這一代在寫作時，會經過較大的反芻，所以創作的速度相對而言較慢，但現今寫作者講求快速：今天有意見，就必須趕快丟出來。這些意見可能只經過一夜，甚至只有十分鐘的思考，那都是不夠的。就我個人而言，當一個題目進來，會先放著，等待時機成熟，可能經過一年，或者更久。經過這樣的沉澱，呈現出的作品才會有更具成熟的力度。此外現今創作者看似愈寫愈輕盈，但其實並不輕鬆。另一個嚴重的問題是，文字運用也不夠要求。所謂『要求』，並不是指非要運用漂亮詞彙的美文，而是『精準度』的掌握似乎正逐漸喪失，經常模糊地帶過，或是話講一半，彷彿寫作者未真正消化他所想要描述的事件。」若與往年參賽作品相較，「這次挑出來的幾篇，好像在做『歷屆得獎作品回顧總整理』，參賽者似乎會追隨前幾屆得獎作的風格，雖然也可看做是維護文學獎的傳統，亦代表此文學獎受到注目，但既然名為創作，應該要有創新的想法。寫作者何妨再大膽一點呢？」

宇文正就觀察到的現象，做四點評述：「一、親情跟疾病的主題仍為此次大宗，某種程度上，也反映出現在寫作的潮流與傾向；二、今年讀到許多以運動譬喻人生的『運動文學』，或許跟近兩年棒球及籃球風氣的帶動有關；三、雖然同志書寫每年都有，但此次參賽作已跳脫以往同志處境的掙扎，轉向對婚姻需求的探討；四、採用第二人稱的敘述觀點似乎還是非常流行，並非不能用這樣的方式，但建議寫作者應思考是否有其必要？若沒有，卻選擇以第二人稱為主述，很容易落入不自然的腔調。」談到評選標準時，她說：「我不介意題材為何，但以四千字的篇幅來講，應該要可以寫得很深刻，不能只是停留在表面或切面，必須要有更具深度的表達。」

柯裕棻認為，「四千字鋪陳一篇散文，應有非常大的空間與餘裕來營造情感及意象，但今年的作品，較少看到利用文字空間營造餘韻的作品，反而耗費許多筆墨在表象描述，忽略生老病死等沉重議題背後的情感，因此，文章容易變得淺薄。就整體來看，或許因為是複審關係，品質很平均，文字的掌控與拿捏，都在某種水準之上，因此文章決勝的關鍵便在於：文章是否能留出想像空間，產生弦外之音，寫作者既能自由操控文字，又能讓作品超脫文字的操控。」

接著談及小品文，宇文正表示：「因為篇幅較散文短，多半只能表現某個切面。但也往往可從中看見反射社會各種截面的光澤，各種題材兼而有之，如生活的小確幸、靈光乍現的人生體悟、充分顯現社會邁向銀髮高齡社會的狀況、甚至面對疾病，凝視生命終點的各種生死觀，也是今年常見的主題。」

柯裕棻談道，「一千字能寫的心情或故事有限，但就整體作品來看，反而是『空間有限，主題無窮』。寫作者在選擇主題時很有創意，因此能讀見許多意料之外的作品，是很好的現象。除了文字，主題的選擇，成為小品文一決勝負的關鍵。一個令人意想不到的主題，用好的文字經營，再將情感面帶出，便很能夠脫穎而出。此外有一、兩篇表現手法具有詩的美感跟層次，也使人印象深刻。」

蔡逸君指出，「與散文相較，小品文的面向更為廣泛，也因篇幅短，寫作者較不會浪費文字做表象的修飾或情緒性的陳述，反而更懂得如何字斟句酌地運用資源；也因為一千字的限制，文章無法說盡，反而更能留出想像空間。雖然仍會看到偏向戲劇化或小說寫作的作品，但只要題材夠真切、作品充滿情境，我仍會給予肯定。」他補充：「歷年來，我發現要從小品文找出一個創新的成分，似乎沒那麼容易，好像可以開發的主題差不多都被寫過了。」

小品文獎決審會議紀錄

記錄◎董柏廷

意在言外的生活切面

時間：二〇一三年十月十九日下午三時

地點：《自由時報》二樓會議室

決審委員：阿盛、周芬伶、張瑞芬、陳義芝、廖玉蕙（依姓氏筆順序排列）

會議開始，林榮三文化公益基金會執行長蔡素芬報告收件情形，本屆共收到五百六十四件來稿，由劉梓潔、徐國能、王盛弘、蔡昀臻、劉叔慧、凌性傑、羅珊珊及李時雍分四組進行初審，選出六十二篇作品進入複審。再由複審委員宇文正、柯裕棻及蔡逸君選出三十一篇作品進入決審。評審公推陳義芝為主席，各委員針對本屆作品發表整體看法與評選重點。

阿盛：小品文最好像一把匕首能直接切入核心，創作時力求精簡，選擇單一主題即可。今年入選作品主題皆有不同，顯見題材多元，有些篇章文字平實順暢、情意動人，但有些文字用心，敘述卻失了焦，使讀者無法感受作品內涵。

周芬伶：雖然今年參賽作品題材豐富多樣，但選稿卻未較容易，因為彼此間差異很小，要以千字

篇幅完整表達一個主題很不容易。我在評選時依小品文的「本色」要求，對於類極短篇寫法、過度強調戲劇性的作品，持保留態度。

廖玉蕙：歷年來親情書寫占小品文參賽作品大宗，這次有了變化，舉凡錶、山、氣泡紙等情感書寫皆能入題，尤其好幾篇寫到休閒活動，如爬山、跳舞、瑜伽，顯然大家已慢慢將眼光從私密的情感書寫移轉到如何讓自己長命百歲的關懷上去了。

張瑞芬：這次作品讀來算是享受，敗筆不多，有幾篇令人驚豔。小品文精髓之處，並非精準描摹生活切面，而在於它的「意在言外」，提供延伸想像，而非只停留表面。這是很不容易也很重要的一件事。

陳義芝：除了要能感動人心，我心目中優秀的小品文是能在短篇幅中運用許多技法，譬如反諷、弔詭，且能從有限的字數中帶給讀者知識、見聞、掌故、趣味或是哲思，跟篇幅較長的寫景散文不同，它具有隨筆性質。

經評審協商後，決議首輪每人圈選六篇，結果如下：

### 三票作品

〈阿嬤的收音機〉（周芬伶、張瑞芬、廖玉蕙）

〈小戚的生物課〉（張瑞芬、陳義芝、廖玉蕙）

〈我同學〉（阿盛、陳義芝、廖玉蕙）

## 二 票作品

〈失土〉（阿盛、廖玉蕙）

〈變大的山〉（周芬伶、張瑞芬）

〈小火慢燉〉（阿盛、陳義芝）

〈午休〉（張瑞芬、廖玉蕙）

〈老花眼〉（阿盛、周芬伶）

〈照片中的母親〉（阿盛、陳義芝）

〈記憶床墊〉（周芬伶、張瑞芬）

## 一 票作品

〈葵扇〉（阿盛）

〈媽咪，噓噓啊！〉（周芬伶）

〈掛鐘〉（張瑞芬）

〈薄煎餅的午後〉（周芬伶）

〈城〉（廖玉蕙）

〈壁虎〉（陳義芝）

〈巡田水〉（陳義芝）

### ○票作品

〈金錶〉、〈露台風景〉、〈謊言〉、〈氣泡紙〉、〈蕾絲花〉、〈向海〉、〈螢火蟲之夜〉、〈黃昏市場〉、〈雪花〉、〈山有多高〉、〈跆拳道〉、〈貓舌人〉、〈做為意志與表象的吃水線〉、〈織女〉

未獲票作品不列入討論，評審針對一票作品討論優缺點。

### 一票作品

〈葵扇〉

阿盛：這篇我放棄。

〈媽咪，噓噓啊！〉

周芬伶：這篇我放棄。

### 〈掛鐘〉

張瑞芬：這篇很低調，透過年邁雙親的互動，表現出老年人用相罵的方式代替相愛的默契，兩造之間的關係寫得很貼切。

阿盛：雖說是一段尋常老夫妻彼此的對待樣貌，但是沒有看到他們平日間的感情描摹，感覺稍微平淡了點。

周芬伶：作者想要講的東西太多，缺乏焦點，鐘的意象雖有點突出，若可以賦予一個更特別的意義，主題會更顯集中。

廖玉蕙：「掛鐘」在這個作品中與父親的連結沒有出來，寓意的銜接也不是很清楚。

### 〈薄煎餅的午後〉

周芬伶：食物配上人生跟情感，就是一桌好菜。作者從食物寫起，再加進與外婆的關係、生活的改變，以及對於味道的記憶，讀來很有畫面感。

張瑞芬：妹妹跟外婆之間的感情少了許多細節，可能因篇幅限制，無更多餘裕去經營，若可多些鋪陳會更好。

阿盛：這篇的命題跟內容有點搭不上，外婆也做了很多其他食物，甚至很多篇幅也寫到妹妹，但都顯得模糊。

廖玉蕙：這篇有好些錯字，某些句子過度口語化，語意較模糊，似乎作者想創新，但用法又令人

費解。

### 〈城〉

阿盛：這篇文章字精煉，內涵飽滿，藉由書寫自己的身體，進而帶出城市意象，作者節制掌控文字，我很支持。

廖玉蕙：這篇前後相互照應，中間提及瑜伽的過程，感覺是一個真正在學瑜伽者的語言，另外把身體當做一座城市，譬喻頗佳。

陳義芝：表現手法新鮮，以城市為喻依，對應身體，文字的韻律感及層次感也營造得不錯。

張瑞芬：其實把身體比喻成迷宮的隱喻頗常見，但作者寫來卻很不俗，透過運動、舞蹈、瑜伽，重新認識自己的身體，也同時探索整座城市，首尾呼應，文字精簡，很能掌握小品文的特質。

### 〈壁虎〉

陳義芝：我放棄這篇。

### 〈巡田水〉

陳義芝：文字平實，寫出台灣農村生活的變遷，有富時代感的社會經驗，文中也有心理細節的描寫，譬如對潛水的恐懼，使文章有了深度。

阿盛：父親叫他下水的部分寫得很好，後來的噩夢可能也與之有關聯。

## 一票作品

## 〈失土〉

廖玉蕙：這篇談到我所關切的問題，講一個長期封閉、好不容易解嚴的地區，卻又重被畫做限制區，心中那股憤慨，從姨婆的語氣中很傳神地展露出來，結尾也寫得很好。

阿盛：在這麼短的篇幅裡，精準掌握角色戰前跟戰後的變化，尤其姨婆的形象描寫傳神，金門人特有的悲傷，也被作者寫了出來。

周芬伶：意識形態太清楚了，短句的寫法感覺破碎。以小品文篇幅寫這麼大的主題，勢必難以面面俱到，因此變成一種「大綱式」寫法，儘管有企圖心是好事，但缺了一些感動。

張瑞芬：這一篇的主題很明確，問題也在於太明確。題目一揭開，就知道作者要寫什麼了。另外，它有句無篇，段落意識不明確，有點像部落格上的抗議文章，缺乏段落概念。

陳義芝：確實此篇語言表達較制式，許多字眼都不那麼準確，斧鑿痕跡較為明顯。

## 〈變大的山〉

周芬伶：這是一篇平易近人且耐讀的作品，有自己的個性及想要表達的東西。描述上未用到強烈的字句，但表達親情的同時卻又能說明山與父親之間、與家人之間，進而外推至人與自然的關係。

張瑞芬：文中貫串的主軸意涵很深遠——「生活從困難變簡單，再變為困難。」人生不也是這樣嗎？最後，把父親葬在後山，對山的凝視從可畏變成安心，這之間的轉換滿耐人尋味的。

阿盛：結尾有點制式化，較無特殊之處。

廖玉蕙：有些說法似乎有點誇大，那種感覺應該不是能用「人生首次」這樣明確的時間點表達，應要更緩慢地感覺到這樣的變化。而且，把男人比喻成山，也是一個很固定的想像。

陳義芝：這篇具有兒童眼光的小趣味，但這種感受與心情，需要更多細節來描寫，少了細節就顯得空泛，甚至有點「概念化」了。

### 〈小火慢燉〉

阿盛：描述醫病之間的小題材，很有意思，尤其講到醫生不斷重複那句形容痛感的「小火慢燉」，寫得相當傳神。

陳義芝：醫生與病人間的對話，既顯示了人情味，又有藝術審美上耐人尋味的態度，用「小火慢燉」形容痛，具有一種新鮮感，又很恰到好處。

廖玉蕙：這篇我也可支持，因為一句特殊的形容，使醫生和病人同時感受到那種幽默的小趣味。

周芬伶：我覺得整篇文章的高點在一半就已到達了，後面不斷重複同樣的句子，效果似乎也沒有再往上堆。

阿盛：我覺得那有點疊歎的效果，一歎再歎，一種會心後不斷尋味的感覺。

張瑞芬：結局太平淡，少了意在言外之感。

### 〈午休〉

張瑞芬：看似不經意寫出趴在桌上午休，從假睡到真睡，其實背後帶出很高的寓意——原本「偽裝」的無知無感，最後演變成爲「真正」的無知無感，尤其「每場午睡都是長長的後悔」這句寫得真是太好了！

廖玉蕙：我附議。這篇雖也多短句，但卻營造出一種獨特的韻律，像這樣的策略就是可以被接受的。最後，沒有很具象談風紀股長的可怕，用小朋友午休做爲暗示，可能指戒嚴已解除，但我們的心還是被箍在那裡，擔心是不是有人在監看、監聽。

阿盛：第一段的確感動，但接下來，連一公分甚至一公釐也不敢動的部分稍嫌刻意。

陳義芝：我覺得作者用從前的經驗做爲連結，試圖想要表現一種張力，讀了想起何其芳的〈雨前〉。

### 〈老花眼〉

阿盛：我很喜歡跟母親談話的那幾段，透過人生中的一件小事，給出的感受很打動我。

周芬伶：這篇轉折多了點，如果就追求趣味性而言，最後將意義翻轉的地方有展現出來。

廖玉蕙：結尾很像政令宣導，有些連結也缺乏邏輯。

張瑞芬：這篇文章的主角性別與年齡設定，不夠統一明確，讀時感覺混亂。

陳義芝：寫得太刻意、不真實了。

### 〈照片中的母親〉

阿盛：描述母親的個性很傳神，將長輩的機警與莊重都表現出來，藉由簡單題材傳達出家人間的情感。

陳義芝：透過一個不晦澀的開場情景鋪陳出後面的情感，用注視照片的方式描寫母親，筆法充滿懸置，之後又一一將之兜攏完整。筆墨不多，但情感飽滿。

廖玉蕙：文字太過冗贅，甚至不肯定的詞彙與語氣太多，造句也有些拗口。

張瑞芬：題目有點直接，感覺未經設想，文字用了太多陳詞套語。我認為一個有自己語言系統，或者試圖想要發展出自己語言的創作者，不應該偷懶使用現有的成語，這篇文章確實很有畫面感，但就是這些現成的語言使它變得普通，況且有些用得並不貼切。

#### 〈記憶床墊〉

張瑞芬：這篇以修辭取勝，恰如其分地把情傷表達出來，措詞跟意象連結得很好，首尾呼應，結構完整，用字精美，具有詩意。

周芬伶：這篇含蓄而有情，保留許多想像空間，文字跟結構完整，且抒情得很到位。

#### 三票作品

##### 〈阿嬤的收音機〉

廖玉蕙：以短篇幅帶出人的一生，其中老人聽收音機裡賣藥商人的喃喃絮語，寫得很好，我也想也

許可以當做是一種現況的反映吧。

張瑞芬：這篇將老人的困境和寂寞描摹得很不錯，文字有現實的一面，也有想像延伸的一面，情感掌握得當，只是倒數第二段的銜接稍感不順，但看了第二次還是喜歡。

周芬伶：題材雖不特別新鮮，但寫法卻很新穎，文字也是較上乘的。小品文篇幅短，許多人會把力氣放在故事意念、架構上，卻忽略了文字琢磨，而此篇以好的文字為底，鋪展老年題材，寫得也很貼切。剛才瑞芬提到關於倒數第二段的銜接，我認為是作者有意留下的一點懸疑。

阿盛：我提出一個情理上的問題，敘述者曾把收音機關掉，阿嬤瞬間就醒了，顯然阿嬤對收音機的存在很注意，但，何以最後將收音機偷偷搬走，阿嬤卻沒有發出任何疑問呢？這裡無法說服我。

廖玉蕙：仔細想想，文中並未提到阿嬤的精神狀況，或許她是個精神狀態不太清楚的人，可能有點失智，意識未必清楚，所以這樣的設定就形成一種很微妙的氛圍。

陳義芝：文中提及收音機是阿嬤通往死亡的進行曲，若可以再深入點，會更被打動，但結尾卻弱了下來。

### 〈小戚的生物課〉

張瑞芬：這篇以動物界弱肉強食的食物鏈與性別關係相對照，可愛的年輕女老師是食物鏈的頂端，成為大家羨慕的焦點，結尾既幽默又有深意。

廖玉蕙：藉美女老師反映出不同的觀點，結尾處甚至傳達出某種社會概念，用小故事寫出恆常的

道理，情趣與哲理兼具。

陳義芝：信手拈來而且自然，小品文就要有這種表現。文中有老師的眼光，也有自我心理的投射，在這種對照之下，產生一種翻轉，因而多了一點層次感。

周芬伶：這篇很萌呀！

### 〈我同學〉

廖玉蕙：這是寫得最好的一篇，用父親與名人的對比寫出自卑作祟的心理，文中提及敘述者跟父親之間沒那麼熟，最後也把不熟的遺憾帶出來，有淡淡餘味。

阿盛：透過一位一般認定為平凡的父親，藉著名人在某種程度上抬高自己，但當真正面對兒女時卻又有那麼一點自卑，這樣的心情描述得很好。

陳義芝：這篇很適切帶出每個人的生涯遭遇各有不同，很具代表性，其次，聲腔模擬得也很妥貼適當，夢境的部分也寫得很好，使整篇文章變得很有深度。

自討論過的篇目中，評審決議除已放棄的〈葵扇〉、〈媽咪，噓噓啊！〉、〈掛鐘〉、〈壁虎〉等篇，其餘作品進行第二輪投票，每人於十三篇中，挑選十篇以1至10分評比，依分數高低，前十名即為獲選作品。

最後得分結果為：

〈我同學〉 40分

（阿盛 9分、周芬伶 7分、張瑞芬 5分、陳義芝 9分、廖玉蕙 10分）

〈小火慢燉〉 28分

（阿盛 10分、周芬伶 4分、陳義芝 10分、廖玉蕙 4分）

〈記憶床墊〉 28分

（阿盛 2分、周芬伶 10分、張瑞芬 9分、陳義芝 4分、廖玉蕙 3分）

〈城〉 27分

（阿盛 4分、張瑞芬 6分、陳義芝 8分、廖玉蕙 9分）

〈午休〉 25分

（周芬伶 5分、張瑞芬 10分、陳義芝 2分、廖玉蕙 8分）

〈阿嬤的收音機〉 24分

（阿盛 1分、周芬伶 9分、張瑞芬 8分、陳義芝 1分、廖玉蕙 5分）

〈小戚的生物課〉 24分

（阿盛 3分、張瑞芬 7分、陳義芝 7分、廖玉蕙 7分）

〈照片中的母親〉 18分

（阿盛 8分、周芬伶 3分、張瑞芬 2分、陳義芝 5分）

〈變大的山〉 17分

（周芬伶 8分、張瑞芬 4分、陳義芝 3分、廖玉蕙 2分）

〈巡田水〉 16分

（阿盛 5分、周芬伶 1分、張瑞芬 3分、陳義芝 6分、廖玉蕙 1分）

〈失土〉 13分（阿盛 6分、張瑞芬 1分、廖玉蕙 6分）

〈老花眼〉 9分

（阿盛 7分、周芬伶 2分）

〈薄煎餅的午後〉 6分

（周芬伶 6分）

評審決議依分數前十高者〈我同學〉至〈巡田水〉等十篇獲獎。〈失土〉、〈老花眼〉、〈薄煎餅的午後〉未獲獎。會議圓滿結束。

## 散文獎、小品文獎決審簡介



廖玉蕙

一九五〇年生。東吳大學中文博士。曾為台北教育大學教授。著有散文集《在碧綠的夏色裡》、《為什麼你不問我為什麼》等；論著《文學盛筵：談閱讀，教寫作》等。



阿盛

一九五〇年生。本名楊敏盛。東吳大學中文系畢業，曾任職媒體，現主持「寫作私淑班」。著有散文《萍聚瓦窯溝》等二十餘冊、長篇小說二冊、詩歌一冊；主編散文選集二十二冊。





### 陳義芝

一九五三年生。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曾任《聯合報》副主任，現任台灣師範大學教授。著有散文《歌聲越過山丘》等多部；評論集《現代詩人結構》等多部。

### 周芬伶

一九五五年生。政大中文系畢業，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現任東海大學中文系教授。著有散文《散文課》等多部，小說集《浪子駭女》等多部，論文集《孔雀藍調——張愛玲評傳》等多部。

### 張瑞芬

一九六二年生。東吳大學中文博士，現為逢甲大學中文系教授。近年寫作書評，參加臺灣文學發展基金會「臺灣現當代作家評論資料目錄」整理，為《臺灣文學年鑑》撰寫年度散文概況。著有書評《荷塘雨聲：當代文學評論》、《春風夢田》等多部。